

★ ★ ★

論 家 作

伏洛夫司基著

畫 室 譯



上海崑崙書店出版

★ ★

★ ★ ★

作 家 論

馬 克 斯 恩 格 斯

著 李 平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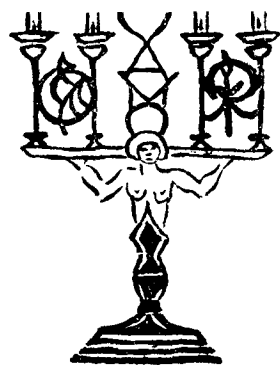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 ★

作家論

伏洛夫司基著

畫室譯



上海崑崙書齋出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一日出版

作家論

實價大洋三角



原著者	伏洛夫斯基
譯述者	畫
發行者	崑崙書店
印刷者	崑崙書
經售處	各省大書坊

總發行所

上海

重慶路馬安里二〇四號

崑崙書店

特約理經處

南京

估衣廊

豫文書店

開封

豫郁文書莊

題 引

刊在這裏的二篇文藝批評論文——巴札洛夫與沙甯，戈理基論——的著者，瓦拉夫·瓦拉伏維支·伏洛夫司基，生於一八七二年，即一九二三年五月在日內瓦經濟會議上被一個法西斯主義者所殺死的那個人。而這二篇論文，及後面的維·弗里却教授的一篇跋，我又是從日本能勢登羅的譯文重譯的；在他的譯序上，有關於著者伏洛夫司基底生平的簡略的敘述，現在抄譯如下。

「……將黨的組織者，蘇維埃外交官，馬克斯主義者批評家這三者結合為一身的」(弗里却的話) 那個伏洛夫司基，所走的路，是和一切革命主義者所走的一樣，壓迫，追放，投獄，流刑與亡命的艱難極頂的荊棘的路。自一八九一年在莫斯科工業學校的學生時代加入一波蘭革命團體，出發到革命家生活的時候起，至為有為的一外交官而在法西斯主義者的槍彈之

下死了爲止的二十餘年間，伏洛夫司基都是專爲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過來的，當作一個正統馬克斯主義者，當作一個純粹的 Bolsheviki

這其間，當作一個做文章的人的伏洛夫司基，是担任「前進」和「普洛列達利亞」等的編輯，與 Lenin，路納却爾司基，僕格達諾夫等一起地，寫了很多馬克斯主義的時事論文及文藝批評論文。

在十月革命之後，他主要的活動是做外交官，出赴瑞典，瑞士等處。還有，在出版事務最困難的時候，他作爲國立出版所的幹部，善處了困難的局面：這也是應該特筆寫下的事實。」

在日譯序上還引了一段伏洛夫司基的僚友維·納夫司基在他死時所寫的追憶文上，關於伏洛夫司基的爲人的話——「人道的，柔和而純粹的他，是一個厭嫌妥協，不爲時代的惡影響所動的，完全性質的人。是正統馬克斯主義者，又是在最好的意味上的智識者，不知何等

的動搖，憎惡奴隸制度。一句話，他是偉大的精神美的人，獻身的革命家。……」

至於不是他的專門事業的文藝批評上的他底特質，我們讀了刊在這裏的二篇及弗里却教授的文章，可以明白的吧。不以向來的玄妙的術語在狹小的藝術範圍內工夫所謂批評的不知所然的文章，而依據社會潮流闡明作者思想與其作品底構成，並批判這社會潮流與作品傾向之真實否，等等，這才是馬克斯主義批評家的特質。如本書中的巴札洛夫與沙甯這篇，我們讀了，似乎比直接從父與子等中得到更多的智識，而這種智識是非常重要的；並且對於作者，也纔有個正確的更明白的認識。

著者底這類的批評論文不止這二篇，日譯者在序上說，這二篇是從一九二三年新莫斯科社發行的著者的文藝作家論集文學的輪廓中譯出的，而弗里却教授的跋，就特為文學的輪廓而寫的東西；我們看弗里却的跋，可以明白除本書中三作家外，如安得列夫，迦爾洵等等都有論到。（日譯本書名為「馬克斯主義的作家」

論」。

最後，日譯序上有這幾句話：「現在在我國，跟着無產階級文學底潑刺的抬頭和進出，對於舊文學的真正從馬克斯主義的立場的，嚴正而峻烈的批評也緊要起來了；當此，倘這個拙譯能給與一些意義，對於譯者是望外之喜。」——我想，這幾句在序文之類裏極易看見的頗公式的話，却可以移到這裏來說吧。因為在我國，在我們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雖然我們沒有有力的理論和作品使牠確立，但客觀的現勢却迫牠確立，牠是不能不在我們文壇上抬頭的。對於現存的文學作家，也有人試以猛烈的開火——但有誰真正用過馬克斯主義的批評方法嗎？那種學者的可厭的態度當然是可以拋棄的，但最要緊的是在用「馬克斯主義的X光線」——像本書著者所用的——去照澈現存文學的一切；經了這種透視，纔能使批評不成爲漫罵，却是峻烈的批評。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譯者

目 次

巴札洛夫與沙甯

——關於二種虛無主義——

戈理基論

文藝批評家的伏洛夫司基

——維·弗里却——

巴札洛夫與沙甯

——關於二種虛無主義——

大約五十年以前，屠格涅夫 (I. S. Turgeneff) 是注目到從不可知的深處現到俄國社會底表面上來的新的典型——巴札洛夫，將他在「虛無主義者」(Nihilist) 的名稱之下，帶到藝術的記錄的書頁上來了。這名詞，因為典型本身是早已在俄國社會，所謂知識階級社會的生活裏顯露出而且成為占着有影響的地位的緣故，是至於普遍地傳說着的。這時以後，虛無主義者——被左祖巴札洛夫的人們底眼所尊，被保守派的人們底唇所辱——是成為流行的名稱。

父與子底出現喚起了強烈的暴風。文學中的性格引起了這樣的注目，是從一直以前都沒有例子的。於是倘問這是原因於什麼的呢，那是因為，藝術家底纖細的手觸着了社會底病處

，將那在無意識之中擾着萬人而還沒有誰把牠明白地造形着的現象曝露了的緣故。屠格涅夫表現巴札洛夫，在種種的細緻的點上是犯了錯誤，又這樣的典型，因為心理上懸隔着的緣故，覺得有太過於將否定的特質誇大着之嫌。但是，屠格涅夫拿來做虛無主義者底性格的基礎的東西，却是那銳疾地開着華麗的花，以純理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教義充滿着全十年間的，現實社會的典型之實際的特質：這一事是無可疑的。

這缺點雖曾十分地辨別着，屠格涅夫在個人上總是屬於「父基爾生諾夫」的時代的。他在他底小說中，當作對照的美點，將巴札洛夫這人物放在反對的一面，實在就是這等的缺點。於這意味上，教授阿維莎尼珂、克里珂夫斯基說，巴札洛夫是「被當作供給反對者的手段，被當作和基爾生諾夫型底否定的特質對立着的特質的擔負者」的話，是不錯的。於這意味上，「將藝術觀當作除外的例子」使巴札洛夫的「幾乎全部的信念」都叛離着自己，這樣斷

言着的屠格涅夫自己也不錯的。

巴札洛夫是將實在的人物，那使屠格涅夫驚嘆的個性的所有者醫生D，當作模特兒而描寫着的人。「在這個罕見的人的裏面，」屠格涅夫寫道，「照我所見到的看來，是充滿着後來得了虛無主義的名稱的那剛剛生出而還不分明的始源。」屠格涅夫所以驚歎醫生D，並非單因為所付與給巴札洛夫的那肯定的特質，還因為那對於貴族美學者的屠格涅夫特別感到不適意的許多否定的特質的緣故。「我將調子的峻嚴和磊落付與了他（巴札洛夫）了……當作我觀察了和他相似的我的熟人醫生D的這人物的結果……」雖這樣說，但總因為感情是不可避免地的主觀主義上走着的緣故，屠格涅夫是不能不以特別不快意的銳敏很快地容受了醫生D的「調子的峻嚴與磊落，」於是即在表現巴札洛夫的時候，「峻嚴與磊落」也占據着太過多的地位。這個次要的事情，是使典型那東西被解釋錯了很不少，並將關於虛無主義底自然性的問題矇矓化了。

「倘若巴札洛夫是一張諷刺畫 (Caricature)，」皮沙列夫 (Pisoreff) 從公衆的立場這樣說，「那末要將那喚起這樣的諷刺畫的生活現象，在真實的照光裏說明給我們看，現示給我們看，將那產生這樣的現象的觀念再現示給我們看。」於是他自己就着手着要描畫當作肯定的典型「現實主義者」巴札洛夫這工作了。但是，雖然因心理的類似性，他在把屠格涅夫所帶來的誇大性從虛無主義者的典型裏掃除去，同時立了巴札洛夫式的世界觀之獨斷的解明這事上是成功了；可是在歷史的地來說明這樣的典型之發生與任務和工作的事上，却等於無力了。

巴札洛夫是什麼人呢？什麼物事生出他，創出他獨特的心理呢？將那足使屠格涅夫驚嘆的不撓的意志力與自信付與他的是什麼東西呢？在俄國社會底發達上，集團的巴札洛夫終於決定了怎樣的任務呢？——在這裏就在現在也還有等待着決定的回答的問題。並不偏於這樣的回答，我們在由本論文所設定的課題的範圍

內，後面也要涉到這問題的。

我們已略略說過巴札洛夫式的虛無主義是極盛了全十年間的。實際上從七十年代以後，巴札洛夫型已從俄國社會裏消滅去，有新的人代替了牠，結果，屠格涅夫自己也不能不付與小說處女地（譯者按即郭譯的新時代）之中的新的人（涅暑大諾夫）的性格（自然事實上是歸結於非常地不成功的）了。虛無主義就長久間從舞台上退了下去，一直到了經過半世紀，牠在完全不同的狀態與完全不同的社會心理學的地盤上再生着為止。這新的虛無主義是最明白地在阿爾志跋綏夫（Artzybashev）底小說沙寧之中表現着（一）

（一）人們是很厲害地非難着——那是完全放着功名臉的——沙寧和沙甯的作者。但是，一邊將已經有一大份的憤激加給沙甯了的這事記住，一邊我在自己的論文中想全然客觀地觀察這小說者，那是既然承認了作者——在我所指示出的界限的範圍內——是利用

正在我們的眼前發生着的運動的真實的特質爲描寫的對象的。

當論述這小說，也有作種種的附帶條件之必要。作爲藝術家的阿爾志跋綏夫氏是不可和屠格涅夫比的，——他也當然不以爲自己是可以和屠格涅夫比肩的作家吧。卽看形態底明確與藝術性，也就毫無可疑地現出二人的才能的差別來，而這差別也在創造的普遍力上反映着。屠格涅夫是以盡可能的客觀性寫了使他驚嘆的人底肖像。巴札洛夫牽引了他底興味，使他執創作的筆了，但並不曾喚起親密的，同感的反響。「在這裏有着不折不扣的新時代底雛型。」屠格涅夫說道。阿爾志跋綏夫底對於沙寧的態度却不是這樣的。對於小說底主人公的他底共鳴是無可疑的事實，他把主人公理想化了。他不止單單描寫實在的典型，他還要把對於他，即對於作者很中意的特質賦與那典型。「新時代是必須如此的。」他是想這樣說的。這樣存心着，所以和巴札洛夫是寫生的東西相反，沙寧是「做出來」的東西了。沙寧能夠好容易

纔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是靠爲了主人公的緣故苦慮着更優美的條件（主人公底體力，對立人物底鈍重與卑屈）的作者底這善行的結果；而反之，巴札洛夫是自由地活動着，服從自己底內的論理。沙寧是社會的，地不合理的存在，和那無用的多餘物的典型有關係；而巴札洛夫却是必用的，即在社會發展的經濟方則上也尋得到理解。

但是，作者是在沙寧式的典型底根底裏布置着現實的現象——出現在最近智識階級之中，而成為顯露在文學的，社會的事實之各方面上的人物。那回答沙寧而起來的騷擾，和甚至激起了全智的檢閱官了，沙寧的稀類的成功，是有相當的根據的。倘若因這否定的典型底理想化而非難着作者的那沙甯主義之反對者是對的，那末沙甯之贊成者，即使是不對，也有着可以在沙甯那兒認知自己底秘密的願望和感覺和慾求之普遍化的有重量的論據。沙甯成為對於支配了前時代的智識階級之政治的，倫理的法則可說是反動的，現代虛無主義的代表者

，——正是和巴札洛夫底虛無主義是對於基爾生諾夫的社會之思考，感覺，行動的反動，出於一軌，但是虛無主義底價值並不是絕對的東西，只有和時代與地方之具體的條件相對立的那方式，纔是實有地決定了牠底價值的東西；即是，在某個歷史瞬間裏是有益的，進步的，美好的東西，但在其次的瞬間就成為應該拒絕的，反動的，有害的東西了。從這樣的歷史觀點使巴札洛夫與沙甯的虛無主義對立起來，觀察他們底內的楔子是否聯結着，並貫穿着這楔子，而且進一步評價着這等現象的各種，——這是在本論文中對於我們很有興味的工作。我以爲用社會心理學底分析法來看他們底順次的歷史的變換內的社會的構成是最適當，所以，我們必須就着下面的三個問題加以考察。

(1) 巴札洛夫是什麼人？

(2) 智識階級是怎樣地從巴札洛夫往沙甯地發展着的？

(3) 沙甯是什麼人？

使沙甯與巴札洛夫對立着，在他們之中可